

海边人家

叶宗轼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2 034 3636 2

之 江 文 学 丛 书

海 边 人 家

叶 宗 轼



浙 江 文 艺 出 版 社



2 034 3636 2

封面设计 张妙夫
责任编辑 汪逸芳

海边人家

叶宗轼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印刷学校印刷厂
龙驹西路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9.25 插页3 字数191,000 印数00,001—19,800
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317·162

定 价: 0.9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集了叶宗轼同志的三个中篇小说。《海边人家》通过一桩开始欢欢喜喜、而后再又哭哭啼啼的婚事，形象地说明渔村生产体制的改革，势在必行；《小龙舂近事》塑造了一个为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，“毛遂自荐”，勇挑重担的青年队长的艺术形象；《唐开五家事》描写一个被生活浪潮淘汰了的大队支部书记，陷入复杂的矛盾之中，最后终于重新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。这三篇小说的文笔清新朴素，描写生动细腻，在人物塑造上刻意求新，全书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。

目 录

海边人家 1

小龙蚕近事 72

唐开五家事 167

海 边 人 家

一

一群穿红着绿的渔家姑娘，象一群彩蝶飞上通向沙湾渔业大队的小山岗。她们稍事休憩，有的掏花手帕拭去额上的细汗，有的把松散了鞋带系紧，有的拿住衣摆和裤管牵牵扯扯，有的替伙伴扎好辫梢上的绸条结儿；接着，便你推我搡地扭做团花簇儿，飞落岗去，沿路上撒下银铃也似的笑声。

姑娘们绕过山岬，进了岙口，就觉得沙湾大队与自家的后垅大队气派不同：古代留下来的卵石小路全部掘翻了，虽则还是黄土夹碎石的路面，看几段已经砌好的路基，知道今后必将浇敷水泥或柏油；码头正在动工兴建，沙滩上堆满了建筑材料，炸山爆石的炮声隆隆地轰响；厂房已盖了不少，几支铁管子烟囱喷吐出浓黑的煤烟，很有点儿小城镇的模样。先进大队委实名不虚传，姑娘们有点儿目不暇接了，什么都要观赏一阵，赞叹一番，以鄙夷的口吻数落着自家大队的落后。

来到岔路口上，姑娘们煞住了腿。带头的名叫亚仙的找一个渔家大婶问路：“阿婶，请问朱翠娥同志家在哪里？”大婶呆愣住了：“什么朱翠娥？我们沙湾哪有姓朱的？”旁边的名叫赛珠的接上说：“是后垅大队的新嫁娘，她公公是名老大章圣夫！”大婶笑了：“有哇！有哇！要早扛出名老大的牌子来，站在北京城楼下也会有人给你们指点！喏，打这条大路进去，头一幢高楼是大队袁书记家，第二幢是外勤王顺生家，第三幢是大队长家，第四幢便是名老大的家了！好姑娘，你们有啥公事来我们沙湾大队找干部，数着高楼找去便得啦！”赛珠解释说：“我们不是来找章老大，是来找他的新媳妇朱翠娥！”姑娘们格格地笑着说：“我们哪来的公事，全是朱翠娥的好朋友！”大婶也笑了：“瞧我多背时呵，拿姑娘们串门儿当做办公事！好哇，我陪你们去呗！”说着就速腿速脚地招引带路。

这位大婶看来是个快嘴婆，隔门隔墙便呼喊起来：“圣夫嫂，恭喜你家贵客盈门了！”侧屋檐下探出一头花白头发来，老妇人那一双皱皮迭褶的眼睛眨了几眨，当她看清了站在大门口的阵容，不由得心头一怔，差点儿打翻掣在手里的饲料桶。她立即停止饲猪，利索地解下布兜，擦干净手，满脸堆笑地迎出来说：“是翠娥的朋友呗！请屋里坐！翠娥早几天就在叨念你们了！”扭头朝屋里喊：“翠娥喂，朋友来了！”

新嫁娘应声从房里出来。她高兴得几乎要掉眼泪，一手拉了一个，怀里又拥了两个，象推网兜鱼那样把朋友们一齐兜拦进自己的新房里，一边亲热地说：“赛珠，亚仙，银花，菊妹，芝兰，你们多狠心，就把我一个人捺在

外面不管了！”赛珠抢先回答：“全怪银花和芝兰，赶着裁新衣服，要不前天就来看你了！”屈指头数日子，也屈不了两个巴掌，朋友们真比阔别三年还亲哩。这也难怪嘛，姑娘一出嫁，变做新媳妇，一夜间跨越了一代，日子虽短，间隔可大着呢。

婆婆一看客人走进屋，眼皮随即耷拉下来，对阿婶苦笑着说：“明海他阿姆，大喜过去九天了，娘家客，舅家客，脚踏车来，机帆船去，灶膛子没熄过火，圆台桌没拆卸过，髹髹瓮瓮都摸干净啦！满以为今朝断了客，刚刚把冷饭炒热了，打算婆儿俩将就吃一顿，嘿嘿，又来了这班娇客！”快嘴阿婶嘴唇一撇说：“你们章家如今啥势派哟！香喷喷，暖烘烘，蜂儿蝶儿哪个不飞来绕三转；嘿嘿，我们平头百姓，小户人家，揽还揽不上客哩！”婆婆叹息一声，推心置腹地说：“明海他阿姆，这叫做外边充阔佬，家里烧缸灶，我把我们家的债务摊出来，怕不把你吓跑才怪哩！唉，啥子名老大，干部，我巴不得象你们平常人家稳稳实实过日子咧！”明海娘鼓起腮帮说：“老嫂子，你说到哪里去了，你们盖了楼房，讨了媳妇，满房满楼满眼红，即使背了点债，也是上通国家银行，下通大队会计，有啥吃紧！我们穷捕鱼人家，你老嫂子不是不知晓，莫说分红，连饭钵也三年没发了；这个讨饭大队，哪还管着百姓死活啊！……”婆婆知晓快嘴阿婶满肚皮是气，越说喉咙越胖，叫客人听见不雅，叫媳妇听了更坏，忙拦截住说：“唉，他们老的去开会，小的开了洋，千斤重担搁在我老太婆肩头，我总不知晓咋样撑持呢！”道了个谢，转身进屋招待客人去了。

姑娘们正在鉴赏琳琅满目的嫁妆：三“5”牌台钟，顶刮刮上海产；晶体管收音机，硬是“大熊猫”；花瓶里插着两束经年不谢的塑料菊，果盆里盛着诱人馋嘴的塑料桔，塑料的糖罐、饼罐、菜罐儿，塑料的脸盆、脚盆、大浴盆……象个花花绿绿的塑料产品展览馆。看罢了硬的看软的，锦缎棉被十二条，绣花枕头十二对，呢、绒、腈、涤衣服数不清，光各式鞋子就有十来双。亚仙说：“翠娥生辰八字好，落生干部家里，又是独养囡，除了嫦娥姑姑的百宝镜，海龙大王的夜明珠，做爹娘的想得出来的全嫁了！”赛珠却说：“这是找的好男家，又在先进大队，又当名老大，要面子，讲排场，大礼小礼二千现钞一头清；她阿爹小气鬼，哪赔得一分钱！”老实不客气地白了一眼，算是代替翠娥批评了她爹。翠娥不但没生气，还笑咪咪地说：“赛珠说的是，要不是我阿姆作主，勒住媒人硬要一头清，我阿爹连礼钱也不要，还不简简便便把我推搡出门算了！嗨，谁叫他们沙湾大队这般红，季季超指标，年年评先进！”说着格格格格地笑个不住。银花老实头，没掩饰说出心里话：“翠娥喂，你是老鼠跳进白米缸，这辈子可享福了；可别忘掉穿开裆裤时嬉耍的伙伴，也得给我们在沙湾大队找个好婆家！”姑娘们一齐举手打她，拿话羞她，但是谁也没害臊，笑声更响更甜了，好似捅穿了蜜罐儿，踢翻了铃铛摊。

婆婆撩起提纱门帘站在门外瞧了一阵，擦去鞋底的泥土，小心翼翼地走进新房，一边陪笑，一边陪话：“我家翠娥真不会招待客人，凳也不端，茶也不沏，糖果、瓜子不是现成的嘛，也不拿点出来让朋友们嚼嚼喳喳！”新媳妇

丢个媚眼，娇声说：“姆妈，要是真来了陌生客，叫你这么一说，我的脸皮可没处挂哩！”她满面春风，把锦被缎袄一件件整理进大立柜里。客人们都说：“姆妈，我们是自家姊妹，不是稀客，用不到客气的呀！”兀自拉扯着枕套床帏看不够。做婆婆的还是按照礼数，点着人数沏好糖茶，叫新媳妇用镂花玻璃茶盘端送到客人手里。姑娘们不爱喝茶，把茶杯往精漆桌面上一搁，凑在一起兴致勃勃地鉴赏这张雕花牙床，这是新房里最精致最显眼的家具。婆婆连忙把茶杯收到茶盘里，簇新的桌面已经烫出几只杯底印儿；她拿布抹，拿手擦，这印儿仍然如此分明，不由得眉毛拧起疙瘩。媳妇轻巧地走过来，轻巧地说：“姆妈，桌面咋好不接触热气，保养了今天没明天，随它去呗！”婆婆哑着嘴唇说不出话，偷眼瞧瞧客人并没注意，越发起劲地按摩起来。

这是张七环三桥的宁式凉床，顶上玻璃彩画横条床匾，匾下桂枝小栏白骨镶嵌，两边护枕蟠龙拷藤，四围屏风舞凤镂板，远看象花轿，近看象龙床，新式和古式揉合一起，木工和漆工通力合作，制作这样一张床，光老酒要喝掉几大坛，材料工本实在不好细算。可是渔村里就时新这种凉床。新房里没有这样一张床便显得寒酸，不光彩，爱面子的新娘硬是不肯上门来。姑娘们伸出纤手抚摩着床架，打问哪里老师傅有这般好手艺，盘算着如何巧妙地捎个信给自己的男家。新娘矜持地笑着，介绍说沙湾大队这种凉床很普遍。不安分的赛珠还把一对倒挂狮子取将下来，托在手心里当木偶儿玩。婆婆一看慌了，不顾礼数夺过狮子，一边挂回到床匾上去，一边强做笑脸解释说：

“好姑娘，这玩艺儿管看不管摆弄，碎了只角便破了相……嘿嘿，瞧这两颗玻璃球儿才稀罕，听说是日本渔轮当网浮子用的，阿龙从海洋上捡了来，翠娥拿彩线织成网兜儿装起来。”还亲手取下玻璃球，递给姑娘们去玩赏，特意把注意力吸引过来。憨直的赛珠倒并不介意，多心眼的新娘心里可不乐意哩：我的床嘛，砸烂了也归我；还算名老大家里的当家婆，咋处处介小气！她眼睛一翻，嘴唇一撅，把这个意思表露得明明白白。婆婆不笨不呆，她装做没见，不搭不理，嘴里尽管跟姑娘们说笑，心里真有说不出的苦味儿。

三“5”牌当当敲了十下，声音象一支优美的歌。婆婆却吃惊地一跳，牵动脸皮笑着说：“我只顾说闲话，该下厨做饭了！翠娥，你招待小姊妹们坐下来，吃顿便饭再走！”就走出到堂屋里，踮起小脚扎下挂在檩条上的淡鳊鲞。亚仙代表大家辞谢说：“姆妈，我们还要到镇上去赶交流会，饭可不吃了！”婆婆装老脸说：“进了家门不吃饭，哪有的事！没好菜好羹招待你们，捕鱼人家嘛，几碗淡鲞咸鱼是端得出来的！”接着就听到厨房里砧板菜刀斩得彭彭响。赛珠追到厨下去说：“姆妈，你确实不用客气了，我们买好汽车票，十点半赶到吞口去乘汽车，饭到镇上吃了！”她还来不及看清楚剁的肉圆还是鱼圆，就让主人家推搡出厨下。主人家命令说：“你们安安心心坐着，躺着，不吃顿便饭，咋也不许出门！”顺手把房门拉上了。姑娘们瞅着时钟发急，央求新娘说：“翠娥，跟你婆婆说去：这顿饭存放到日后吃；有消息说下午卖上海产各档毛线，芝兰的喜日子近了，说啥也得赶上时机！”赛珠凑着

新娘的耳朵吃吃嗤嗤说了一通，拍着巴掌喊道：“翠娥，好不好？”翠娥点点下巴，拉开房门呼喊：“姆妈，饭真的别烧了，我也要去赶交流会；我带着粮票和钞票，上馆子去请客！”姑娘们附和着：“姆妈，我们今天不高兴吃你的，一定要翠娥掏小荷包请客！”

婆婆这才半擎着菜刀从厨房里出来，笑着说：“那好嘛，姑娘家难得上馆子，多炒几盆菜，痛痛快快地吃一顿。翠娥，花的多少钱，多少粮票，回来全部向我报销！”

姑娘们一边要动步走，一边参观这座新楼房：红砖墙，青瓦顶，三大间，两走廊，左首侧屋作厨房和柴间，右首侧屋作猪舍和茅厕，住一家四口，宽广舒适极了。只是堂屋楼板还没有铺，燕子窝还筑在栋梁上；走廊栏杆还没有装，人上去两腿要弹三弦。

婆婆忙不迭地解说：“嘿嘿，造屋时水泥供应不上，就留着这两处没完工。嘿嘿，不打紧，大队袁书记写包票，秋汛结束大队采购水泥钢筋，我们家一定优先照顾。嘿嘿，待走廊装上栏杆，翠娥新房就搬上楼去……”冷不防大脚婆蹒跚跑上楼梯去看，她放下菜刀已阻拦不及，这快嘴婆偏大声嚷了出来：“嗨，好办法：这两间楼板全用网纱绷起来，糊着层白纸哩！”要强的婆婆赧红了脸，掉转话头说：“嘿嘿，一边要盖房，一边要娶人，实在周转不过来，只好暂且放下房子先娶人，这楼房还是副空架架……”媳妇比婆婆更要面子，大大方方、和和悦悦地说：“秋后铺设也不晚，过春节请大家上楼喝茶！”她脱下淡潮绿的确良上衣，换了件粉红细花的确良，说一声：“走！”手牵着姊妹们一起上路。

婆婆目送着花团锦簇的姑娘们飘过山岬，飞上山岗，老远还看得清自家媳妇粉红色的衣裳，象百花丛中一朵最艳妍的牡丹。不知怎的她倏然一阵心酸，眼角里涌出两颗黄豆大的热泪。

二

“嫁个捕鱼郎，夜夜守空房！”多情的新娘莫叹息，这是渔家过去的日子；如今渔民驾驶机帆船，来去如游龙，小潮出洋大潮归，碰到大风警报，船儿比风暴到得更早。新郎阿龙归来了，新娘翠娥捺不住心头卜卜跳。结婚相处的时刻不满十二个时辰，眉眼还没看够，身上的气味还没嗅惯，螺号“嘟嘟”一吹就开船走了，要讲几句知心话儿也咬不上他的耳朵皮；可是一夜夫妻百夜恩，堂屋底下肩并肩站过，鸳鸯枕上头抵头困过，说句实话呗，亲爹亲娘也亲不过那人了哇。

翠娥接过丈夫的网袋儿，抖出几件下洋的作业衣，瞟一眼丈夫须发蓬松、形容疲惫的脸，抿嘴一笑，轻声说：“多懒，发臭了也不洗！”阿龙别扭地褪下脚上的胶靴，随口说：“洋上洗衣服？活见鬼！”翠娥格格笑了：“要是三个月不归家，养的虱子比小鸟贼大，咋过日子哇！好，下汛出洋，带三套衣服去替换，九九归一，捎回来洗！”阿龙俏皮地说：“你情愿当织女，七巧夜里不合眼，我这个牛郎穷，三套衣服备不上哇！”语气里夹带几分冷嘲。新娘心头热乎，吹受点儿冷风不介意，把丈夫的鞋帽脏衣全抱到井台上，打一桶水浇湿了，准备过会儿蹲下来洗。

她去厨房打来一盆热水，往梳妆台上一放，转身把房门关死了，乌眸子对着丈夫转三转，娇嗔说：“统统脱卸光，我替你做大扫除，不刨掉这层污泥壳，晚上不许你钻被窝儿！”阿龙娘刚好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酒烧蛋端到房门外边，差点儿让门板碰破鼻子。她退下来，想想小两口如此恩爱，心里有多少欢喜，瞅瞅碗里的酒还是拿五个鸡蛋换来的，心里又笼上了忧愁。

大个子由着一双柔软滑腻的巧手儿摆布，先擦上香肥皂，然后搓一阵，挠一阵，遍体布满了白沫泡儿，活象条大冬瓜。阿龙闭着眼享受妻子的抚爱，可是任凭她咋拿话挑逗，硬是不开口。翠娥用温水给丈夫冲洗背脊，蓦地从他的脖颈上揭下几片鱼鳞。她把鱼鳞送到丈夫嘴巴边晃晃，打趣说：“看你多馋，嘴巴吃不够，脖颈帮着吞，你们捕鱼人吃起鱼来都这般狠！”阿龙分辩说：“吃鱼哪会吃到脖颈上去；这是起网掏鱼时粘附上的。”忍不住一声叹息，“唉，捕鱼人日日夜夜豁上命干，拢洋归来便剩得几片鱼鳞！”翠娥好不诧异，侧过脸眨眨眼打问：“说啥？如今捕鱼不是汛汛分红？莫说你们鼎鼎大名的沙湾大队，我们后垆大队落后管落后，哪汛不发几元安家费！”丈夫笑笑，笑得那样怪腔怪调：“嘿哟哟，笑嘻嘻，后垆咋好跟沙湾相比，我们的光荣榜贴在北京城楼上，你们三十年来争来过啥荣誉？”妻子承认自己说话不得体，抿嘴笑笑，算做自我解嘲。她抓起拖帚，揩拭潮湿的地面。新房赛过金銮殿，新娘保护得可当心哩。

丈夫偏没精打采，呵欠接着呵欠，要不是五光十色的被头铺陈满床，他真想一头倒下睡个闷葫芦觉。妻子却兴

致未艾，柔声细气地埋怨说：“天还没黑，饭也没吃，关起门放下帐子困觉，别说外人，叫你阿姆也会见笑！”她轻轻地推揉着丈夫的肩胛，做娇态说：“打起精神来嘛！我早盼着你归来，把房间再摆设摆设。”说着便自己动手，把三“5”跟“熊猫”搬调个位，花瓶转了个角度，果盆变了个方向；弯弯的媚眼眯缝做一条线，瞄着这满房的妆奁比画家欣赏自己的杰作还来得舒心。她一天摆设十八遍也不厌哩！摆设一遍便添一分乐趣，这乐趣让丈夫分享了，自己更乐得无穷了。不懂情的丈夫连眼皮也不抬，似乎还挺有意见，冷冷淡淡地说：“莫添忙碌了，损坏了可不值钱啦！”这算啥话儿？多情的妻子委实摸不透丈夫的心思。她扇动着漂亮的眼睫毛，正想循根挖蒂问个清楚：究竟是嫌我的嫁妆不值钱，还是嫌我娘家把彩礼要多了？她还没启口，婆婆推开房门，送进来一张笑吟吟的脸，一盘香喷喷的菜。

渔家老规矩，一个月里婆婆侍奉媳妇，一个月外媳妇侍奉婆婆，新婚月里的媳妇比皇后贵。婆婆赔小心说：“翠娥哟，现今是清水六月头，大队不预支鲜鱼鲜蟹，你将就着吃点咸干货。嘿嘿，你也会喝一盅，就伴着阿龙喝它个醉醺醺，困它个暖烘烘。”她瞅着儿子的神情，比哭还难听地笑了几声，前脚刚迈出门，后手忙拉上门，差点儿把自己的脚肿子打肿。

新娘摆开菜，斟满酒，自己呷了一口，把酒杯送到丈夫嘴唇边，下道娇滴滴的命令：“喝下去！”脸腮上的酒窝象两个小酒盅。新郎这才浅浅一笑，接过酒盅，脖子一仰喝干了。三杯热酒下了肚，小伙子活泼起来了，耷拉的

眉毛渐渐往上扬，黑黝黝的脸皮慢慢泛了红，黯黄色的眸子透出亮光，紧抿着的嘴唇也松动了。他主动开言：

“翠娥呀，我不笨，不傻，你对我好，对我亲，我哪会不知情。唉！”声调又低沉下去：“你哪会知晓，我左肩胛挑五百，右肩胛挑五百，千斤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了！”

新娘没有忙着接话，乍一想：只知道公公是名老大、大队干部，没听说阿龙当了啥官，这千斤重担哪来的呀？再一想：他开口穷，闭口穷，莫不是负着什么私房债？铁棍儿撬不开的金口，黄汤儿一灌便启开了，再多灌几盅，让他自个儿说个痛快。她一边殷勤劝酒，一边瞄着丈夫越来越显得容光焕发的脸庞，心里的疑窦渐渐淡忘了，唯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的感觉。她蓦地回首，瞧见立柜镜面映出一对倩影，好似山芍药伴着芙蓉开，两张脸都红艳艳地怪可爱，看来自己也喝多了。她倏然想起：这不是一幅挺漂亮的结婚照？便轻扭几下腰肢，指着镜面作娇说：“阿龙，你瞧嘛！”不待丈夫回话，又要求说：“阿龙，趁你在家，我们明天去镇上照一张，要放大，着色！”阿龙喝了酒失掉关节，直通通地说：“要照便这么照呗，上照相馆，我付不起钱！告诉你，一张彩色放大结婚照，少说要三元钱，买二十斤米，全家老少好吃一星期！”

新娘愣了一阵，两颗晶莹的泪珠打眼角里挂出来，撅起嘴说：“你装穷叫苦！”新郎捧起妻子的脸，端详了好几分钟，撒开手，长叹一声说：“真人面前不说假，翠娥呀，你我既然做了夫妻，有事也无须瞒骗。我们沙湾大队有六年没有分红了，近几年连饭钵也发不出来！”翠娥瞪圆眼，吃惊地说：“真有这号事！为什么报上登得这般

好，你阿爹这对带头船，不是年年超万担？”阿龙摊摊手说：“这里面戏法奥妙着呢！我给你说个大概得啦：沙湾大队产量年年高，银行贷款月月增，打夏汛结断，已破了六十万大关，三百多渔民把尸骨扔在大洋里，也还不清这笔利息债，谁腿肚子不发软，胳膊不往下挂！”翠娥哪里肯信，着急地问：“产量这么高，鱼价又好，这么多钱扔到哪里去了？”阿龙也急巴巴地说：“你还不相信，我算给你听：你们后垅大队船壳子换过几次？”“我们打下机帆船后还没更换。”“我们沙湾打二十吨换三十吨，三十吨换四十吨，四十吨换六十吨，已换了三次。你们后垅大队机器换过几次？”“我们还用的四缸六十匹。”“我们沙湾打六十匹换八十四，八十四换一百匹，一百匹又换一百二十四，也换了三次。你们后垅是不是对对船都有尼龙网，探侧仪，对话机？岸上有没有船舶修理厂，机械修配厂，绳索厂，结网厂，冷冻厂？你们一个队用得起三个外勤，每个外勤各码头都包着旅馆？你们有没有把最好的鱼货运出去打交道？干部造屋有没有人送来钢筋，水泥，木料，化学玻璃？……”他愈说喉咙愈响，气愈急，脸愈红，眼睛瞪起来，头发竖起来，要不是他娘在门外大声咳嗽，还不知晓会说出多少话来。

娘隔着门扇装得和颜悦色地说：“阿龙，你在船上累了，少说几句酒话，早点困觉噢！”儿子被提醒了，吐吐舌头，回答说：“阿姆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说酒话！”就顺从娘的心意，^①催促妻子整理床铺睡觉。

这下子翠娥可心事重重了。她把十来条棉被搂到被柜里去藏放，只觉得一条比一条沉，搂得腰也酸了，臂也疼